

蒲公英

從二本詩集說開去



三兒與他的另一半，因公務去了一趟羊城廣州，帶回了伴手禮：二本詩集。土生土長的他倆口子，中文識不了幾個字，居然給我帶來了兩本詩集。

一本是：梁小曼詩選：《不紅的周式分解》，另一本是：《黃斌詩選》。

我把那兩本分別為一百八十幾頁與一百六十幾頁的詩集，漫不經心的翻了幾頁，被吸引了。

我對中國新詩局限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那些耳熟能詳的老詩人，如：郭沫若、沈尹默、劉半農、朱自清、康白情、劉大白、王統照、田漢、冰心、戴望舒、徐志摩……等等，不一而足。

至於新生代那些與新中國一起長大的新一代詩人，識得海子、顧城、肖開遇、食指與最近千島詩社邀請來菲的于堅。其他年青詩人也讀過不少他們的詩選，只是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至於中國台灣詩人，開現代新詩先河，大陸是後起之秀。

如今的台灣省，早些時在二蔣父子的精心建設下，經濟一度欣欣向榮，詩運也蓬蓬勃勃，出現了不少詩人。那時的台灣省，一心想反攻大陸，重新統治整個中華大地，不像現在的那些漢奸賣國賊，一心只傍著美日大腿，出賣祖國江山，像這些人，萬死不足以謝天下。

那個時代中國台灣省的詩運實在是紅紅火火，照亮了中國新詩的天空。

早上與菲華老詩人，談起了菲華新詩的成長與詩社的誕生，我算是長知識了。

我學習寫詩是一九六四年。說來慚愧，說已有六十幾年頭，自己感到好像還在原地踏步，雖然已出了《四十季》與《我是蒲公英》，有時感到像我那二部自己所謂的詩集，實在是上不了台面。

如今已垂垂老矣，心力俱衰，想重拾詩筆，要是真的有所來世的話，希望會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了。

回顧一下，我們千島詩社，在新老詩人的通力合作下，曾經出版了好幾本詩集。如：那本出版於一九九一年一月份的《千島詩選》、《千島詩刊一九九〇年》、《千島詩刊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千島詩刊二〇一三至二〇一四》，菲律賓華文風叢書之十七《千島世紀詩選》、《千島四十年詩選》，以及《千島新世代十年詩選》等。

說起菲華詩運，從上世紀至今出現過不少詩人，我就不一一道來。

從一九六四年就開始學著寫詩，與菲華詩社與詩人們都有密切的交往，幾十年來也見證過不少菲華詩運。

總體來說，從上世紀有些老一輩的詩人，是從祖國移居過來，而落地生根；接下去在一九六零年開始，又有大批從香港移民過來的少年，那批文藝青年，撐起了那個年代菲華詩運的半邊天。我只是當時最不起眼的一員。

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湧來了一大批祖國大陸移居過來的同胞，他們那一代以及他們的新生代，成為菲華詩運的一支生力軍。我輩中人，即將走入歷史，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菲華詩運將會揭開更為輝煌燦爛的新篇章。

2026年3月9日

老油條

伊朗反擊真有高人指點嗎？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九點多伊朗精神領袖柯梅尼和他幕僚開會時被以色列和美國偷襲投下30多顆炸彈，柯梅尼和他家人，幕僚將軍在開會時被赤裸裸的斬首屠殺。以色列和美國及時發佈伊朗領袖柯梅尼已死亡照片，呼籲伊朗人民站起來推翻現政府，使獨裁政權更迭。然而，美國和以色列美好的計劃和夢想卻未能得逞。精神領袖柯梅尼生前早已內定應急的暫時權力繼承體系關鍵人物接班，為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賈里賈尼等人為穩住局勢的關鍵人物……

緊急權力繼承者拉賈里賈尼等人都是第一主戰派人物，這幫主戰派接班人在第一時間發佈向美以宣戰。截至書寫此文伊朗反擊美以已有6天，伊朗尚未有收手跡象，美國提出停戰和談都未得到伊朗認同……3月4日伊朗軍隊發佈第10號公告：鑑於美以對伊朗襲擊，大批退伍軍人和兩伊戰爭老兵申請與現役官兵並肩作戰抗敵，這一請求得到總司令哈塔米批准……直到今天3月6日伊朗公佈已有二十輪次打擊行動……

這次伊朗打擊美以戰術行動非同以前，首輪伊朗清空舊式庫存低飛彈和無人機攻擊以色列和美軍基地，300多枚飛彈，透出以色列和美軍射出其鐵穹和愛國者攔截，每一枚伊朗飛彈飛抵以色列上空至少需要二枚鐵穹或愛國者升空攔截，然，美國和以色列這次虧大了，伊朗136沙赫德無人機價值也只有2萬美金和蘇聯冷戰時期落後低飛飛毛腿R-11、R-17飛彈最多也只有20萬，可是，美以愛國者二，三昂貴攔截飛彈攔截伊朗無人機和飛毛腿，每枚也得需300萬到400萬美金，這個戰術目標是與美以打一場消耗戰。伊朗清空了低飛飛毛腿飛彈後，接下來的幾輪行動伊朗射出較先進速度較快飛彈，伊朗這種戰略性的智慧，令人羨慕佩服……

伊朗在被襲擊後，有人認為伊朗軍方肯定有得到高人戰略指點，要它先幹掉美軍和以色列的雷達，防禦系統，通訊，摩薩德軍事指揮所，情報電網，在後來連以色列三處海水解成淡水的工廠都被炸翻，甚至連納旦尼雅胡私人官邸都被炸，納旦尼雅胡命大逃在地下不在官邸逃過一劫，隨後躲到了塞普露斯，其兒子分關逃到英國。由於2025年以伊12日的衝突所得的教訓，伊朗此次不再使美國的GPS而改使用中國的衛星北斗通訊系統，據說中國商用衛星地圖訊號非常清晰精準連街上汽車行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在此次打擊美

以目標精準程度，令美以軍人都懷疑人生……

直到今天3月6日伊朗20輪打擊的成績是美軍在中東總共七個雷達站和薩德防禦系統全部被伊朗炸成廢鐵。其中包括那個美軍最先進「鋪路爪」雷達，也被伊朗精準打成廢鐵。美國第五艦隊總部的兩個大型雷達和衛星接收站，卡塔爾的烏代德美軍最大空軍基地衛星終端最先進雷達，價值1500萬美金也被端了。科威特阿里夫展營地雷達，再來是沙特蘇丹王子空軍基地雷達，還有阿聯酋的美軍所有雷達，全被伊朗炸毀了……，形成美國在中東成為一位瞎子了。所以特朗普急忙將佈署在韓國，日本的薩德及愛國者撤離搬到中東來。伊朗領袖近日向全世界伊朗人宣佈發起聖戰，斬首川普一家和納旦尼雅胡全家……。隨著沙特阿拉伯的美國大使館被炸，中東許多美國大使館都被逼關閉……。伊朗同時也擊落四架美國F-15戰鬥機和22架的無人機，包括二架價值昂貴MQ-9的無人機，這種MQ-9無人機機價需要3000萬美元，同時伊朗也用海巴爾導彈打以色列政府大樓……。但為了面子問題美國說已有五十歲的F-15是被友軍打落的……

談到美國林肯號航母在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110自殺式無人機擊中起火，緊急後撤1000公里至印度洋，雖沒被擊沉，深深告訴世人意謂著打破了美國超霸是惹不起的神話……。再談談一旦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就像走進陷阱袋了，它沿岸的波斯灣國家，包括著許多中東國家，諸如伊拉克、阿聯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這些沿岸國家都是產油大國都座落在波斯灣沿岸。霍爾木茲海峽出口處是非常狹窄，最窄出口處也只有39公里，比較深可航行大運輸石油船隻的只有幾公里，可是每天經過這地方的石油都要2000萬桶，還有天然氣……

目前伊朗已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世界油價和天然氣將突然大漲，這是世界人民所不願看到的……可是邪惡的美國和以色列卻無端以莫須有理由架誣伊朗擁有核武器，而先動手屠殺斬首伊朗宗教領袖柯梅尼一個合法主權國家，美國與以色列赤裸裸違反了聯合國憲章，更無恥的殘踏了國際法……

伊朗此次多輪成功精準對美以重要目標打擊，使許多人懷疑肯定是有高人指點……。誰都說不準，只有天知道，這也是上蒼給罪惡貫滿的報應……

中國對日動真格了（三），延後發表。

稿於2026年3月6日

鄭亞鴻

我們都是大齡語文自修生



著名作家梁曉聲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我是一個大齡語文自修生》，說他獲全國小說獎以後，曾不無得意地想，就語言而言，再不必因自己實際上只讀到初中三年而自歎淺薄了！直至近年才意識到自己想錯了。如「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葦蓋運」是惡運，20餘年間他一直望文生義地以為那是「罩在華麗帷蓋下的命運」。兒子問他「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出自何代詩人詩中？他肯定地回答，是宋代宋子京的《鶴鳴天》，其實是李商隱的詩句，子京不過引前人詩句。「悖論」的「悖」字，他讀為「勃」，還將「莘莘學子」讀作「辛辛」學子。他自歎「我是一個大齡語文自修生」。

語文是一個多義詞，通常作為語言文字、語言文學、語言文化的簡稱，其本義為「語言文字」。語文是一門博大精深、內容廣博、內涵精深，體現了其豐富性和深度。語言和文章、文化知識等都離不開它。

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是由文字排列組合而成。文學的唯一本質工具到目前為止仍是文字。根據現有資料，漢字總數通常在8萬至9萬之間，國家發佈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收錄3500字，這3500字常用漢字覆蓋日常使用99%以上。研究表明，大多數文本使用的不同漢字在3000字左右，常用字數量基本穩定。有專門研究機構對中國經典作品和經典作家的用字量（不重複漢字使用數量）作過統計，詩人李白的用字量3560字，杜甫的用字量4350字，《紅夢樓》用字量4426字，《毛澤東選集》用字量2891字。也就是說，大概掌握

3500個漢字，就可以自由寫作。

然而，我想沒有一位作家敢說他認識8萬多字並精通語文。著名作家出差錯不止梁曉聲，有讀者挑錯，指出黃平凹在其《沈從文的文學》中，寫道：「他（沈從文）到北大後認識了張采和。張是一個美女加才女，他愛的不行……」這其中「的」「得」不分，沈從文先生的夫人也不叫張采和，而叫張兆和；童話大王鄭淵潔把「寒喧」誤成「寒喧」；「股掌之間」誤為「鼓掌之間」；馬未都把「遣唐使」居然寫成了「譚唐使」……這些差錯，有的是寫後沒有認真校對，屬筆誤；有的是真的不懂。說這些著名作家也會出差錯，並不是為我們這些業餘作家、作者的差錯找托詞，著名作家也好，業餘作家、作者也好，都應對自己的文章認真寫作、仔細校對，盡量避免差錯。

中國的語言文字具有深遠的意義和豐富的內涵，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智慧和歷史積澱，其博大精深，體現在詞彙豐富多樣、具有語言表達的藝術性。作者寫作，即便沒有差錯，也有用詞是否更為貼切的問題。學無止境，知也無涯，所以，我們都是大齡語文自修生，都要像周恩來總理說的：活到老，學到老。

(2026年3月13日)

許今棟

香港中醫概況（上）



人才培養 現今在香港成為一個可以公開行醫的中醫師，首先要經過專業訓練，具備一定的學識及臨床經驗後，還要經過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考試或審查，合格後始可成為註冊中醫師或有限註冊中醫師，才能獨當一面，為病人診斷及治療。

回歸前的百餘年來，香港的中醫藥不受重視，也得不到港英政府的承認，更莫說扶持了，一名中醫師的成長，只能通過五種途徑達到，第一是祖傳及師承，第二是進入私人創辦的傳統中醫學院，數十年來承負此一重任的有中國醫學院（院長譚寶鈞）、菁華中醫學院（院長范兆津）、王道中醫學院（院長陳濟民）、現代中醫藥學院（院長陳居霖）、復旦中醫學院（院長謝禮卿）、漢興中醫學院（院長方德華）、中國中醫藥研究院（院長張公讓）、香港中醫學院（院長梁翰芝）、橋港中醫學院（院長徐漢屏）、嶺南國醫學院（院長馬麗江）、東方中醫學院（院長羅世民）、嶺南傷科研究院（院長梁永亨）、健民國醫學院（院長潘茂容）、中國醫學研究所（中草藥專家李甯漢）、香港中國針灸學會（會長謝永光）、香港針灸學會（會長盧明）、香港針灸協會（嚴君行、陳乙桑、余永銳等）、華夏中醫學院（院長何樹勳）和現代中醫進修學院（院長蘇元元）。其實從事中醫傳授的，大大不止此數，這些只是我接觸過和知曉而已；第三是內地中醫學院及西醫轉中醫；第四是另一些相關行業從業人員轉行而成，如推拿師、草藥師、藥材舖從業員；第五是「自學成醫」。

早在辛亥革命後，中醫潘陸仙已在其威靈頓街診所招收門徒。陳慶保亦設立中醫夜校，三年畢業。此外，名醫陳伯壇便設中醫夜學院於文鹹街、文華里四十七號，畢業生約有二百多人。一九四一年，香港亦為日寇攻陷，學校才告停課。中醫專科雖僅兩載時間的授業，已在香港中醫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二戰後，先後開辦的中醫學校有譚寶鈞的「香港中國醫學院」、范兆津的香港菁華中醫學院、馬麗江的嶺南國醫學校。三學院有數十年悠久歷史，卻未獲港英政府承認，遑論加以鼓勵了。但值得三學院自豪的是走過崎嶇艱苦的道路，至今雖已停辦，卻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醫人才。

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開辦中醫學院的還有陳濟民、陳居霖、謝禮卿、方德華、張公讓，其他還有梁翰芝、徐漢屏、羅世民、梁永亨、潘茂容等人，也曾開辦過中醫學院。七十年代許今棟及杜琛等曾開班傳授跌打傷科。英佔時期任何人均可開辦不得港英承認的中醫學院，只須辦個商業登記。雖然良莠

不齊，卻也為中醫傳承盡了力量。

回歸前夕，香港的中醫教育有了變化，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及浸會大學等多家著名大學成立了中醫學院，開始培養具備大學學歷的中醫師。同一時期，傳統的中醫教育組織及中醫學院停辦或轉型為進修學院或普及中醫知識的學術講座及學習班，課程不作學歷認可。

愛國傳統 日寇侵佔期間，中西醫均須登記，方許繼續行醫。因中醫藥材缺乏，病人多無錢尋醫配藥，故求診者日見稀少，一些中醫只能以出售書籍，包括醫書雜生。日軍又指凡愛國中醫皆為抗日地下工作者，故遭日軍逮捕而被殺害的有鄧俠民，毒刑逼供到死的有區雲軒、易石公、著名骨醫弘耀南；被捕釋放憂憤致死者有弘俠超、梁朝浦等。在被拘人士中有「中華醫學會」的盧覺非，他曾組織國醫救護隊返粵參加抗戰工作；被拘後雖獲釋放，但大病多年後才能復原。在那段黑暗日子中，「香港中華醫學會」的會務也中停。老報人鄧羽公的醫館中了炸彈，令藥店全毀。香港有個老中醫彭澤民，在西區懸壺問世。他本是國民黨的左派，早年追隨孫中山奔走革命，立志救國救民，且曾參加過南昌暴動，失敗後與葉挺一齊來港，他與太太留居香港，並拜陳伯壇門下學醫。後在蘇杭街開診所達二十年。香港淪陷時他為日軍拘捕，被指為「重要政治犯」，備受毒刑。後得彭夫人通過朋友，得日人中村相助方得釋放。新中國成立，彭老應邀北上，被委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至一九五六年，彭老方享年七十九歲辭世。

英人侵佔期間，愛國中醫更受排擠，不曾成立中醫團體，一九七一年由陳志英、梁永亨、嚴君行、陳乙桑、陳發、李寧漢、許今棟、雷鬆開、梁華、許寒梅、蔡啟超、彭英輝等人，在南北堂以義堂藥材商會支持下組成「新華中醫藥小組」，經多年爭取，才成立香港第一個掛五星紅旗的中醫藥團體「新華中醫藥促進會」；回歸後所有的傳統中醫團體及新成立的中醫學會都歸心北京，廢除「中華民國」旗幟，停止慶祝三月十七日的中醫節及雙十節。

服務 百餘年來中醫的就業方式大致有三種，主要是在藥材舖坐堂，此類醫師主理婦、兒、內科為主；其二是自己設立醫館，又以跌打、外科、痔瘡及雜病為主；第三種，四五十年代也有中醫師設立樓上藥舖兼醫館，中醫師先診斷，後處方，並代為煎藥，然後送到病人家中，如陳存仁、朱鶴泉、余道為等。

近十多年來隨著許多按摩師、美容師轉業中醫，同時粉狀（顆粒）濃縮藥面世，出現許多設於鬧市及大商場的新型中醫館，為客人進行「綜合性治療」，包括推拿、針灸、民間療法和中藥結合，病人在醫館做了治療後，可帶回濃縮劑自行加熱水飲服，也有代煎並塑袋包裝，病人帶回依日依時服用。

傳統的中醫只開出藥方，收取微薄的診金或治療費，而後進們卻「一條龍」賺取診、治、推、藥費。

(未完待續)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